伊·谢·什梅廖夫笔下的圣徒式人物形象解读

王泽宇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

提　要：圣徒崇拜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一些俄罗斯文学形象也被赋予了笃信上帝、极富牺牲精神、恪守宗教禁欲主义等崇高的精神品质，这些艺术形象是神圣罗斯的理想道德典范，同时也是伟大民族复兴的希望。本文以俄侨作家伊万·什梅廖夫笔下圣徒式的人物形象分析入手，试解读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的巧妙碰撞与交错重叠赋予作家的独特的内在艺术力量。

关键词：圣徒精神；宗教禁欲主义；神圣罗斯；道德理想

中图分类号：I512.07　　**文献标识码：A**

圣徒式的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中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与该民族固有的浓郁宗教情结密不可分。“作为俄罗斯宗教文化所催生出的圣徒形象，是俄罗斯宗教末世论、彼岸思想、救赎观念、弥赛亚意识等思想共同演化的结晶。”（傅星寰，吕小婉 2011：65）东正教与文学富有成效的结合和相互影响，体现在俄罗斯作家笔下圣徒式人物形象对东正教主题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丰富。俄侨文学第一浪潮的代表作家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什梅廖夫（И. С. Шмелев 1873—1950）在挖掘普通人身上的“神性”特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他的创作通过对圣徒传和基督教原型人物的改写、塑造与演绎，艺术地表达了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社会发展乃至人类历程中的拯救意义和使命。

1 什梅廖夫的“圣徒”情结溯源

在探究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灵魂”的深邃奥秘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东正教传统。从古罗斯文学延溯至十九世纪文学，以追求个人信念和表现社会道德理想为最高追求的圣徒题材文学创作经久不衰。俄罗斯几部详解辞典中对“圣徒”一词的解释纷繁多样，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三类：1.没有罪恶的东正教教徒，并且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违背道德准则。（С.И. Ожегов 1993：593）2.严格遵循某种宗教诫命和道德法则的人。（Т.Ф. Ефремова 2000）3.在个人的表现和行为方面绝不违反道德准则的人。（Д.Н. Ушакова 1935）《东正教百科辞典》将圣徒定义为：“存在于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圣者，而非离群索居者，特别指如旧约中的圣者，如‘圣挪亚’、‘圣西蒙和圣安娜’、‘圣约伯’等受难者。圣徒也被当地指称未被教会追封的圣人。”（С.С. Аверинцева 1995：670）由此可见，对于普通民众甚至包括大部分信徒而言，圣徒是他们可以与之交流并获得帮助的庇佑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可以效仿的典范和社会价值体系的最高标准。

圣徒崇拜在俄罗斯社会具有强大的基础，主要缘于圣徒的圣洁不可侵犯及对神迹的尊崇。而这种崇拜映射到文学中，产生对生命现象和整个世界的哲学性阐释，并赋予俄罗斯文学以宗教的意味，同时也使文学成为俄罗斯宗教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准确地说，

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学都发源于《圣经》，19 世纪文学亦因灌注着厚重的宗教精神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梁坤 2007：3）可以说，圣徒崇拜对什梅廖夫的创作思考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作品鲜明地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并凭此特征获得了欧洲乃至世界声誉，透过其笔下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和遭遇，可以真切感受到浓郁宗教氛围下的俄罗斯社会生活。

什梅廖夫为什么在作品中如此专于并擅于塑造圣徒式的人物形象呢？笔者以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作家受到童年时期父亲的工匠戈尔金（Горькин）的重要影响，他在年幼作家的精神世界中扮演了特殊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东正教在他身上得到了异常深刻的体现。戈尔金的一切行为举止都是严格遵循着基督的精神，同时还是一位凝结着民间智慧的、掌握着来自于人民的丰富语言的出色的哲学家，一出口便是谚语、俗语、俏皮话与民间格言。戈尔金具有宗教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是小说《朝圣》（Богомолье，1931）和《上帝的夏天》（Лето господне，1944）中的主人公，他与小什梅廖夫不厌其烦地进行关于上帝的谈话，坚持在建筑工地工期最繁忙的时候去朝圣，恪守东正教教规等等，戈尔金身上所具有的深刻东正教传统在年幼的作家心中深深的埋下了信仰的种子，可以说什梅廖夫的大部分作品中的宗教倾向，很大程度上源于童年时期戈尔金对世间万物所作出的宗教化阐释。

作家成年后，1934 年春天什梅廖夫被诊断为急性胃溃疡必须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前的一个晚上，作家梦到了自己的胃部 X 光片，上面本应写着医生诊断的位置被换上了这样的内容：“圣塞拉芬”（萨罗夫的圣塞拉芬是什梅廖夫最尊崇的圣徒）。当医生再次检查 X 射线时，溃疡神奇地消失了。这又一次让什梅廖夫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圣徒的追崇，并在自传体文章《圣塞拉芬的慈悲》（Милость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Серафима，1934）中记录了这段奇异的经历。以上种种个人遭遇，让什梅廖夫对东正教信仰笃信不疑，并对圣徒怀有极高的崇拜和敬仰之情。

除个人经历的因素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就是作家创作意识中东正教爱的主题、上帝的旨意无可违抗和基督无所不在的宗教理念，以及俄罗斯文学所固有的对社会生活的反思传统。俄罗斯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直觉，可以说是一种内化了的神秘主义认识。作为精神追求和心灵慰藉的对宗教的信仰，已经内化在什梅廖夫身上，并演化为俄罗斯民族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准则。因而，圣徒式的文学形象所被赋予的价值体系和道德理想是作家对所处时代危机的一种艺术性的修正，这种修正承担了挖掘普通人身上所具有的不普通的“神性”的责任。原因在于，这种“神性”所体现出的崇高精神维度能够承担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和俄罗斯文学中“美拯救世界”的审美理想。

2 圣徒式的人物形象及其演绎

什梅廖夫所塑造的圣徒式的人物形象艺术图景是个性鲜明的，虽然这些形象存在着卓尔不群的独特性，总体而论，还是有一些共性特征。探讨这些共性特征，对更加全面、深入地评价作家形象塑造的价值不无裨益。

首先，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形象就是得到东正教教会官方认证的圣者和圣徒形象。这类形象有些内化为作品主人公身上的特质得以展现，另一些读者则仅仅能通过叙述者口中得知，但是他们往往远不逊色于什梅廖夫的主人公。这类圣者有亚伯拉罕（библейский Авраам）、所罗门王（царь Соломон）、圣咏者大卫（псалмопевец Давид）、圣母（Богоматерь）、圣金口约翰（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圣庞德雷蒙（святитель Пантелеймон）、瓦拉瓦（Варавва）、圣谢尔基·拉多涅日斯基（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等等。这些人物均出自《圣经》和东正教教会的追封，他们被封为圣者，其行为方式也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是崇高、纯洁、神圣和灵性的范式。在小说《朝圣》中，戈尔金在听到圣徒庞德雷蒙被暴君吊在树上被热铁烧灼的故事时，

不禁热泪盈眶小声地说道：“多么纯洁，多么伟大的圣灵！而这暴君——多么狡诈！……”（И.С. Шмелев 2015：261）什梅廖夫的主人公和圣徒之间的关系密切，对待圣徒就如同对待上帝一般严谨、恭敬、虔诚。他们对着圣徒祈祷并发誓，将自己得到的一切善良和美好的事物归功于圣徒的庇佑。这些主人公们坚信，圣徒并非存在于彼岸世界，而是能够真实感知到其在尘世的存在。在《上帝的夏天》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金色的神幡摇摆着，保佑着我们所有人，隆重的节日、圣者、圣徒、受难者和圣修士们都熠熠生辉……我感觉到他们在注视着我们，而我们都是有罪的。”（И.С. Шмелев 2015：301）在动乱的时代，世俗的规定无法约束每一个人，而对上帝和圣徒的信仰成为了普世法则，是幸福的源泉和唯一的救赎之路。小主人公万尼亚在戈尔金身上能够看到神圣的光芒，在万尼亚看来，他（戈尔金）有任何罪孽吗？要知道他完全是个圣徒——苍老而感伤，和所有的圣徒一样。尽管他仅仅是个木匠，却是所有木匠中最具神圣感的，这里的描写自然而然的让读者将遥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的圣徒同身边的普通人联想到一起。正如被教会追封的圣徒在自己生前所经历的生活一样，他们往往能够看到神迹，这些神迹具有奇妙的力量能够治愈可怕的疾病，拯救即将到来的灾难和破坏等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小说《来自莫斯科的保姆》（Няня из Москвы 1933）中，维什戈洛斯基（Вышгородский）将自己的孤女留给了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却深谙道德法则的保姆达莉娅（Дарья）的理由，因为这是“心中有上帝的有福之人”。达莉娅便从一个朴实、热情、待人真诚且充满同情心的老妇人，升华为一个极富感染力和神圣光辉、能够连接尘世与神圣的圣徒式形象。

修士、隐士、朝圣者和长老形象是作家笔下第二类圣徒式的人物，这类形象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内在精神世界的丰盈和特有的人格魅力，他们往往仁慈而善良，无条件地热爱世人。这里有《不醉之杯》（Неупиваемая чаша 1918）中来自弗拉兑奇修道院（Высоко-Владычный монастырь）的长老，《朝圣》中的瓦尔纳瓦（Варнава）和《来自莫斯科的保姆》中的阿列克谢长老（старец Алексей）等等。尽管这些人大多严格遵循宗教戒律，生活在修道院中不谙世俗的琐事，但对周围的人充满了热切的关怀和极度的同情心，探索人类生存的最高真理。例如，特写《古老的瓦拉姆》（Старый Валаам, 1935）中的朝圣者群像，他们贫穷、饥饿，甚至衣不蔽体，尽管其中不乏为了修道院免费餐食而前往朝圣者，但更多的仍然是出自对自发信仰的崇尚和追求而走向朝圣的旅程。又如小说《不醉之杯》中，修女阿加菲娅（Агафья）能够感受到伊里亚（Илья）因为生活的不幸所带来的悲伤，与他一同祈祷，告诉他要遵从上帝的旨意，上帝与我们同在。伊里亚“在修道院里听到的关于圣徒的亲切而欢乐的故事和神话，在任何一本书中都不会出现。”（И.С. Шмелев 2015：296）在什梅廖夫笔下，尽管这些修士和长老们没有模式化地以某种固守成规的行为准则约束自己，但是他们的行为往往是周围人的榜样和可以效仿的楷模，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1880）中的佐西马长老（старец Зосима）形象，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什梅廖夫笔下的长老往往都被刻画为上帝真理的守护者，他们不同于教会追封的圣者或圣徒，与周围普通人能够有更多更密切的接触，同他们的交流往往让处于痛苦和不幸困境中的人感受到神圣的力量与精神的纯洁。这些长老们虽然“没有得到东正教教会形式上的册封，但已被信徒们尊为‘神的侍者’。”（С.Н. 布尔加科夫 2001：154）他们替全人类背负着救赎的十字架，意在指引更多不幸的人找到真正通往幸福的道路。虽然如此，在他们的观念中有权利裁决和惩罚的人只有上帝，因此《来自饭馆里的人》中的长者对科利亚说：“上帝会审判你。”（И. С. Шмелев 2013：228）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佐西马长老在临终前也这样嘱咐修士们：“应该特别记住，你不能做任何人的裁判官。因为没有人能在地上裁判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1：480）

第三类圣徒式的人物形象来源于对主人公施以帮助或祝福的陌生人，这里有《来自饭馆里的人》（Человек из ресторана，1911）中不知名的长者，《上帝的夏天》中的帕申卡（Пашенька），《朝圣》中谢梅奥努什卡（Симеонушка）等等。这类形象是托尔斯泰《少年》

（Отрочество，1856）中马卡尔·伊凡内奇（Макар Иванович）在什梅廖夫笔下的延续，在这些陌生人的帮助或指点下，困境中的主人公能够找到实现信仰的途径和找到真正幸福的道路。不知名的陌生人在什梅廖夫的作品中往往被演化为备受尊敬的长者，他们充满了怜悯之情，对别人的痛苦遭遇充满了同情，往往能够一语道破主人公的烦扰。在《来自饭馆里的人》中，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雅科夫·斯科洛霍多夫（Яков Скороходов）的儿子从监狱中逃出时，得到了一位不知姓名的长者的帮助得以逃过宪兵的追踪，什梅廖夫借长者之口道出了个人理想图景中的俄罗斯复兴之路，那就是依靠上帝的力量。“人离开了上帝便不能存活”，“好人心中拥有来自上帝的力量”（И.С. Шмелев 2013：229）这些饱含宗教哲理意味的信念，体现出俄罗斯人的信仰传统，同时赋予了“陌生人”以崇高的道德感和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与“俄罗斯——第三罗马”的理念一脉相承。头脑清醒而又充满勇气和同情心的这类人物形象，他们视精神世界的纯洁和善良为最高理想，是东正教信仰的忠实守护者，能够准确地区分生活中的善与恶，美好与丑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知名的陌生人在借助东正教教规拯救自己的同时，也试图拯救他人，借助道德和伦理来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进行改造，这也是俄罗斯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最后一类圣徒式的人物形象是什梅廖夫笔下虔诚而平凡的信徒们，这类信徒是读者身边都会遇到的普通人，也是作家圣徒式人物形象图景中最壮大的群体。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类主人公往往处于叙述的中心，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最接近作家本人。这些信徒在什梅廖夫的作品中俯拾即是，作为普罗大众的平凡人，在对他们的叙述中不乏直白的描写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元素。《不醉之杯》中的伊里亚、阿娜斯塔西娅（Анастасия）、阿列菲（Арефий）；《上帝的夏天》中的戈尔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无臂谢苗（безрукий Семен）、萨沙·尤尔佐夫（Саша Юрцов）；《朝圣》中的戈尔金、费佳（Федя）、《来自莫斯科的保姆》中的达莉娅、安娜·伊万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瓦谢尼卡·科夫洛夫（Васенька Ковров）等等。上述人物中既有家财万贯的富翁，也有一贫如洗的穷人，有普通工人也有贵族，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有目不识丁的乡村老妪。尽管这些人物身份各异，但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认同感：即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在小说《来自莫斯科的保姆》中，达莉娅对科马洛夫伯爵命运的评价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当一贫如洗的科马洛夫伯爵慨叹命运的不公时，达莉娅指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我。达莉娅作为什梅廖夫众多具有神性的普通人形象之一，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称之为惊天动地的壮举，仅仅是凭借自己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忠诚地生活着，是富含东正教精神气质的俄罗斯万千人民的化身。她大方热情，温柔善良，耐心谦逊，极富牺牲精神，对上帝和周围人充满基督式的爱，这也是一个几乎是半文盲的村妇成为了什梅廖夫的主人公并且充当了整部作品中唯一的道德和精神法官的关键原因。又如道德典范和理想的教导者——《朝圣》中的戈尔金，他为小主人公担忧，思虑，能够感受到万尼亚的痛苦和快乐，并对他的行为和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戈尔金充分体现了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具有的品格，也因此被万尼亚视作生活中的“圣徒”。什梅廖夫是通过笔下的圣徒群像找到上帝的，他通过朝圣、流放学会选择感悟噙满悲怆的宗教，并且深切地热爱它；与此同时，什梅廖夫也清楚地知道：对俄罗斯灵魂来说，为全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所进行的斗争是丝毫没有畏惧的，什梅廖夫理解俄国青年的精神困惑、志向和渴望，所以选择让伊里亚回到故土。

3 什梅廖夫笔下圣徒式人物形象的特征

什梅廖夫擅于借助宗教世界中圣徒高度合乎道德典范的行为去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因此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也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典范作用。对什梅廖夫笔下圣徒式人物进行解读，围绕着道德、上帝与人的范畴进行探究，是解开俄罗斯社会生活之谜的关键。

首先，什梅廖夫艺术世界中的圣徒式人物形象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俄罗斯民族的群像，他们之于作家而言是弥足珍贵的道德承载者，是“俄罗斯的良心”。他们有着纯洁的灵

魂和孩童般单纯的内心，对上帝充满向往，对世俗的晦暗永远报以积极的热情，乐于用自己的奉献和牺牲去换取道德和情操的至高与纯洁。如《来自莫斯科的保姆》中的达莉娅、《来自饭馆里的人》中不知名的老者、《不醉之杯》俄裔画师阿列菲等等。因此俄罗斯学者柳鲍姆德洛夫（А. М. Любомудров）不失公允地指出："什梅廖夫塑造的戈尔金形象可以同俄罗斯经典文学形象相媲美。"（А.М. Любомудров 2006：391—429）这些圣徒式人物取材于俄罗斯人最熟悉的生活原型，因此更容易获得读者接受和认同，给形象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而更加真实和易于效仿，这也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作为"生活的教科书"的社会功用传统。

其次，尽管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身份和所处社会阶级各异，经常会面临重要的道德选择和社会政治冲突的考验，但他们都怀有对俄罗斯祖国同样的忠诚、信仰、热忱和爱。在《不醉之杯》中，纵使农奴画家伊里亚在意大利体会到了他毕生都没有经历过的轻松舒适的生活，但最令他无法忘怀的是故乡宁静春日里散发着香气的苹果园，林中空地传来悠远的美妙钟声，还有雪堆里插着松针的道路和冰檐，仍选择学成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人民作画。事实上，这种自然环境也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以伊里亚为代表的俄罗斯人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祈求大自然庇佑的神秘主义心理。因此，个人或集体出于某种原因，而这种原因往往是不失为高尚和优越的原因，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逾越道德的界限也成为什梅廖夫想要探究的重要命题。

再次，什梅廖夫的圣徒式人物形象在对爱情的表达上，几乎很少触及情欲和性欲的元素，而更接近于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甚至是柏拉图式的"非尘世的爱"。他们对爱情的表达谨慎而谦逊，将这种历程视作朝圣般般崇高而不可侵犯。与其说他们渴望在爱情中获得男欢女爱的动物性情欲，不如说将这种情感视为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个性完善的重要途径。这也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对禁欲主义的一种理解，无论是《不醉之杯》中伊里亚将阿娜斯塔西娅视为自己的"蒙娜丽莎"一般神圣不可侵犯，还是《天国之路》（Пути небесные，1948）中维依登加姆梅尔（Вейденгаммер）和科罗列娃（Королева）在上帝旨意下的结合，都旨在宣告主人公身上更加美好的东西——信仰。这种信仰至上的神秘主义认识不仅体现在什梅廖夫的主人公身上，俄罗斯 19 世纪文学中的梅什金公爵、彼埃尔，20 世纪文学中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与外祖父、日瓦戈医生等一系列的文学形象，都表现出相类似的人格特质。尽管什梅廖夫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广阔的视野和史诗般的庄重，但他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情和激烈的冲动，并将之灌注于主人公内心最深沉的灵魂和人生最深层奥秘的描写上。

最后，什梅廖夫擅于从孩童的视角切入来展示对圣徒式人物形象的认识和对世界的看法，在看似天真幼稚的孩童视角背后感受到的并非简单无序的世界，而是俄罗斯民族社会生活的复杂图景。作家在《朝圣》和《上帝的夏天》中借助小主人公万尼亚（Ваня）的眼睛看到了戈尔金的虔诚与恪守，看到了俄罗斯最原始也是永恒的信仰的力量。尽管朝圣之途艰辛，但小万尼亚、安纽塔（Анюта）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愉快地在小酒馆停留，在马车上过夜，吃山草莓，喝山泉水，他们所遇见的人都是善良友好的，他们彼此相爱且富有同情心。通过孩子的认知感受到上帝神恩的澎湃和发现拯救世界的珍贵精神财富，在苦难与不幸中渴求上帝赐予的博爱和幸福，重拾神圣罗斯的理念。这也让什梅廖夫的作品超出了宽泛意义上的文学界限，具有净化人的心灵和完善社会生活的价值。

诚然，论及艺术性地塑造圣徒式人物形象的成就，在俄罗斯文学中几乎鲜有人能与什梅廖夫相媲美，即使是这样，在他的圣徒式人物形象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欠。其一，圣徒式的形象塑造过分完美化，尽管作家有意强调这类形象对普通民众的指引作用及榜样性力量，但由于什梅廖夫本人的宗教信仰的找寻过程是艰辛而又漫长的，所以难免会存在对信仰至上的过分解读。其二，圣徒式人物形象对普通人世界观的改造作用过分绝对化。事实上，在东正教教义理念中，人的命运只有通过基督的最后审判才能最终决定。"人们在获得天然天赋上都不是人人平等的（例如在科学、艺术和实践技能方面），那么在精神生活上就更不

是平等的了。”（C.H. 布尔加科夫 2001：150）因此人们在圣徒或圣灵作用下对精神世界的改造必然会出现各异的结果，过分强调圣徒的指引作用将导致读者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误区。

4 结束语

俄罗斯文学的特点在于对理想典范的不断找寻，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兼具艺术审美体验和崇高道德标尺的功能性。什梅廖夫通过不同时期塑造的多种类型的圣徒式人物群像，他的创作像是一块强有力的精神磁石，更准确地说是像一块能够砥砺思想的巨大魔石，表达了作家的道德体系和伦理价值观，强调了信仰之于个人乃至俄罗斯民族的深刻意义，并赋予了对更加完善人性的渴望与美好希冀。无论作家对圣徒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描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什么缺欠和不足，这些形象的净化灵魂的重要意义都得到了诗意化的表现，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珍贵财富。

参考文献

[1]Аверинцева С. С.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2 т[Z].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5. Т. 2.

[2]Ефремова Т. Ф. Н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лков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EB]. http://www.efremova/info

[3]Любомудров А. М. Иван Шмелев между светской и церковной традициями[A]//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б. Статей[C]. СПБ.: Наука. 2006.

[4]Ожегов С. И., Шведова Н. 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АЗЪ. 1993.

[5]Ушакова Д. Н.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4 т. [EB]. Москва: ОГИЗ. 1935. http://feb-web.ru /feb/ushakov /ushabc/default/asp

[6]Шмелев И.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одной книге[M]. М. 2013.

[7]Шмелев И.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M]. В 5т. Т.3. М.: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Книговек. 2015.

[8][俄]С. Н. 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 徐凤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傅星寰，吕小婉. 俄罗斯文学圣徒题材的形象类别与诗学范式[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0]梁　坤. 末世与救赎：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ints Characters in I. S. Shmelyov’s Works

Wang Ze-y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act: Being different from western literature, Saint worship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Russian literature. So Russian literature is endowed with many spiritual qualities, such as belief in God, the spirit of great sacrifice, and religious asceticism. These qualities are serving as the ideal moral paradigms and the hope of revival.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saints in the Russian writer Ivan Shmelyov’s works,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inner artistic

power by unique collision between the Orthodox spirit and the Russ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Saints spirit; religious asceticism; saint Russia; moral ideal

作者简介: 王泽宇（1990—），黑龙江省牡丹江人，就读于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俄罗斯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8-06-18 **[责任编辑: 刘 锟]**